

# 《逍遙遊》：開放心靈與價值重估

陳鼓應

《逍遙遊》是描述一種透脫的心境——一種優遊自在、徜徉自適的心境。本篇描繪著一個自由飛翔的開放心靈，呈現出一種博大無礙而與物冥合的精神境界。

人生在世，一方面渴望自由，另一方面卻造出無數法規條文束縛著自己，內在的種種情念嗜欲團團牽制自己，且宗派區域的成見橫互於胸中而重重套落在人際關係間。世人常汨沒於嗜欲圈裡而不得超拔，涉身於名位場中而不得自由，莊子則揚棄一向為大眾所追求的功、名、利、祿、權、勢、尊、位等等世俗價值，他摒棄以往立功立德立言的價值表。《逍遙遊》可說是一篇價值轉換或價值重估之作。

《逍遙遊》提供了一個心靈世界——一個廣闊無邊的心靈世界；提供了一個精神空間——一個遼闊無比的精神空間。人，可以在現實存在上，開拓一個修養境界，開出一個精神生活領域，在這領域中，打通內在重重的隔閡，突破現實種種的限制網，使精神由大解放而得到大自由。

莊子藉《逍遙遊》表達了一個獨特的人生態度，樹立了一個新穎的價值位準，人的活動從自我中心的局限性中超拔出來，從宇宙的巨視中去把握人的存在，從宇宙的規模中去展現人生的意義。

## 一、無窮開放的精神空間

### 1. 遊於至大之域

人之所以不得自由，乃因心胸被拘執在俗世的境域中，目光被囚限於常識世界裡。如《秋水》篇所說的，一個人受空間的範圍、時間的固蔽以及禮教的束縛（「拘於虛」、「篤於時」、「束於教」），所以心量打不開。人要透破時空與禮教的束縛，心靈才能開放，培養開放的心靈，才能使人從狹窄的俗世與常識的拘囚中

提昇出來。開放的心靈，須有一個開闊的思想空間來培養；一個開闊的思想空間，可以舒展一個遼遠的心靈視野。

莊子深深了解到，人的閉塞，在於見小而不識大，因而他第一番手筆，在於描寫一個「大」：他從經驗事物中抽離出來，藉變形的巨鯤大鵬，突破物質形相的拘限，創造一個無邊的大世界，托出一番浩翰的大氣象。由巨鯤潛藏的北溟，到大鵬展翅高空而飛往的天池，拉開了一個無窮開放的空間系統。

鯤化而為鵬，奮翅而飛，動蕩鼓怒，真是驚天動地。看牠的高飛，翼擊海水，海浪滔天，浪花激起高達三千里，大風吹颳，雲層如野馬奔騰，游氣如塵埃滾滾，微小生物被風吹得飄飄蕩蕩。氣勢磅礴，好一番異凡的景象。大鵬直入雲霄，太空寥廓，上無所極，凌空下視，亦復蒼蒼茫茫，無窮無極。「天之蒼蒼」，一個廣漠無窮的世界，將人的心思帶進一個超越高遠的境界中。

## 2. 深蓄厚養

溟海不深則無以養巨鯤，水積不厚則無以浮大舟，風積不厚則無以展大翼。這說明積厚是大成的必要條件。大成者的心靈空間不僅要有廣度闊度，也要有深度厚度。

北海之水不厚，則不能養大魚，環境的限制，常使人心靈萎縮。水淺而舟大，則不足以遊大；功力浮泛，自然難以施展。

任何人，無論成就事業或學問，必須經過積厚的工夫。苦學、鍛鍊、磨勵，都是積厚的工夫，經過積厚的工夫，才能發揮出他的功能與力量來。

大成之人，須積才積學積氣積勢，才能成其大；大鵬圖南，途程遙遠，必資以九萬里大風而後成行。風之積厚而圖南，如後文所說計程裹糧，「裹糧」便是積厚的工作。

## 3. 以小匹大

大鵬積厚圖遠，其高舉之志，為俗世中小麻雀型的人所怪異，於是莊子創造蜩與學鳩的寓言，以抒發感懷。蜩與學鳩，生長在榆枋，畢志於榆枋，心靈閉塞，水淺而無遠志，因而對於鵬

之「九萬里而南為」，感到詫異而發出譏笑的問語，莊子藉「適莽蒼者，三餐而反，腹猶果然；適百里者，宿舂糧；適千里者，三月聚糧。」說明途程愈長，則所需「裹糧」的準備愈豐。即其志愈遠，則所需積厚工作愈多。以目前為自滿的小蟲鳥，怎能了解途長裹糧（積風而九萬里）的意義呢？俗人局量狹小，根本無法想像小天地以外的大世界，「之二蟲又何知！」莊子於此點出小不知大的情由，並為後文惠子笑莊子大而無用作一伏筆。

莊子藉二蟲不解大鵬的寓言，以喻俗人的淺短不知至人的廣大，進而評斷「小知不及大知」。由「小知不及大知」，再引出「小年不及大年」。朝菌蟪蛄生命稍縱即逝，是為小年；冥靈大椿，活著千年萬載，是為大年。世人匹比彭祖，正是小年匹大年。莊子末後點下一筆以小匹大的可嘆！以盡小不及之意。

莊子著述，「寓言十九，重言十七」。前引《齊諧》寓言，或恐不足採信，所以又引湯之問棘一段重言，以證鯤鵬積厚遠舉之事，小麻雀跳躍於棘叢矮樹之間，對於鵬飛南溟的盛舉，大惑不解而發出譏笑的問話。小麻雀的笑大鵬，關鍵所在，在於小大的分別。因而莊子最後用「小大之辨」作為結語，以示小天地和大世界的不同，並明世俗價值與境界哲學的差異。

#### 4. 宇宙精神

從「知效一官」到「至人無己」一段，節次描寫不同境界的幾種人。「知效一官，行比一鄉，德合一君，能徵一國者」，這些都是一曲之士、小成之人，這四等人，心靈凝滯，見識不出世俗常識的層面，他們對於禮教世界的滿足和讚美，猶如小麻雀自得於一方。在宋榮子看來，世俗世界中這四等人，汲汲然於一己的浮名虛譽，實如同斑鳩麻雀跳躍於蓬蒿艾草之間。莊子引出宋榮子，寫另一高層境界的人，宋榮子「舉世而譽之而不加勸，舉世而非之而不加沮」。他能超越世俗是非毀譽的標準，把真我的存在和外界的物議劃分開來。宋榮子是有主體性的人，以本心為重，把握真實的自我，肯定內在實德在己，外在毀譽由人，宋榮子的揚棄社會市場價值，超邁特行，孑然獨遣其生命的風格確是不同凡響。莊子再引出列子一則，寫同一層次高境界的人。列子泠然御風，為貴虛思想的寓言化。列子飛翔太空，高蹈自在，飄然神態，達於虛靈境界（「御風而行，泠然善也」）。他能超脫俗世，免於行事之累（「免乎行」），而超出一般人所斤斤計較的富

貴勢祿之外（「彼於致福者未數數然也」）。

宋榮子的超越於世俗，忘毀譽，不汲汲於求世上的虛名，已經是難能可貴了；列子的揚起於現實，忘禍福，不汲汲於求世上的功利，已經是超凡入聖了；然而在莊子看來，還有所不足（「猶未樹」、「猶有所待」），於是莊子更上一層樓，描寫至人的心境：

「若夫乘天地之正，而御六氣之變，以遊無窮者，彼且惡乎待哉！」

故曰：至人無己，神人無功，聖人無名。」

「天地之正」，即是天地的正道，亦即天地的法則，這和「六氣之辨」（變），文異義同，乃指萬物之性，自然規律而言。「乘天地之正，御六氣之辨。」即《天下》篇所說的「與天地精神往來」。至人遊處於天地間，其精神和宇宙一體化；自我無窮地開放，向內打通自己，向外與他人他物相感通相融和。達到這種境界，彼此的扞格可化除，物我的界限可消解，時空的限制無復感覺。「遊於無窮，彼且惡乎待哉！」至人是個自由超越者，他從形相世界的拘限中超脫出來，而獲得大解放，而達到「無待」的境界——心靈無窮地開放，與外物相冥合，如此，則無論在任何情況下，都能隨遇而安，自由自在。

「至人無己」，並非至人沒有自我，乃是至人超越偏執的我，這裡的「己」，乃是為功與名所捆住的己。「神人無功，聖人無名」，所謂「無功」、「無名」，即是揚棄世俗價值的左右，「無己」亦即超脫世俗價值所左右的自己。因而，所謂「至人無己」，即至人去除為形骸、智巧、嗜欲所困住的小我，揚棄世俗價值所拘繫的小我，使自己從狹窄的局限性中提昇出來，而成其大我。至人所通向的大我，非生理我，非家庭我，亦非社會我，乃是宇宙我。《齊物論》所謂「天地與我並生，而萬物與我為一」，這個「我」，即是達於天地境界的我，即與萬物相感通相融和的我，這個我，即是宇宙的大我。

可知「至人無己」，即突破智巧物欲所拘限的小我，而通向宇宙的大我。莊子在這裡不用「克己」而用「無己」，正是儒道兩家精神的不同處。用「克己」，則有黏縛之感，「克己」多從克欲處下工夫，其結果長期在欲念的絞纏中打轉子，常弄得人生乾

枯蔽陋，朱熹一派的道學味就是這種情況下的自然發展。莊子用「無己」，真是透脫之至，他使人從智巧欲念中提昇出來而精神上達，使人遮撥俗情而臻至「太上忘情」之境。因而儒家的「克己」，往往導致閉塞的人生；莊子的「無己」，則產生開放的心態。

## 二、磅礴萬物的心胸

上文宋榮子譽不勸非不沮是寫無名，莊子借宋榮子為聖人無名作形；列子於致福未數數然是寫無功，莊子借列子為神人無功作影。乘天地御六氣四句是寫至人無己的境界（所謂至人，亦即無功無名的神人聖人，三者名異實同，故莊書上至人、神人、聖人互用）。《逍遙遊》主旨，便是至人乘天地御六氣以遊無窮，寫到這裡，是一篇的高峰。接著莊子又引出「堯讓天下於許由」、「肩吾問於連叔」二段，借重言引證「無名」、「無功」、「無己」。

### 1. 名是實的影子

「堯讓天下於許由」一段，申述「聖人無名」，連帶說到無功。

堯想把天下讓給許由，許由說，你已經把天下治理得很好了，我代你，將為名嗎？「名者，實之賓也。」莊子借許由之口，道破名是實的影子，這裡透徹地寫「無名」，許由不接受堯的禪讓，而說「予無所用天下為」，這是寫「無功」。許由還說：「鷦鷯巢於深林，不過一枝；偃鼠飲河，不過滿腹。」鷦鷯的一枝，偃鼠的滿腹，都是取足一己而不貪欲的意思，世人汲汲於功名，其根源處，即是貪欲的表現。

### 2. 神人心境

「肩吾問於連叔」一段，寫「無己」境界，連帶說到「無功」。

莊子借接輿之口，對神人（即至人）作了如下的描述：

「藐姑射之山，有神人居焉，肌膚若冰雪，綽約若處子。不食五穀，吸風飲露。乘雲氣，御飛龍，而遊乎四海之外。之人也，之德也，將磅礴萬物以為一，世蘄乎亂，孰弊弊焉以天下為事！之人也，物莫之傷，大浸稽天而不溺，大旱金

石流、土山焦而不熱。」

這一段，事實上乃是至人乘天地御六氣的放大，莊子運用浪漫主義的筆法，對神人的容態及其精神境界，作了一番非俗情所能理解（「不近人情」）的描寫，可歸結為幾個重點：（1）神人的容態：「肌膚若冰雪，綽約若處子」是寫神人柔靜瑩潔的容貌。（2）神人的超越精神：「不食五穀，吸風飲露。乘雲氣，御飛龍，而遊乎四海之外」即形容神人透破現實的藩籬而精神上達，超出物質形相的拘限而心靈飛揚。（3）神人的精神定力：「之人也，物莫之傷，大浸稽天而不溺，大旱金石流、土山焦而不熱。」寫神人的心靈獨立自足，不為外境所牽擾。（4）神人的開放心靈：「之人也，之德也，將磅礴萬物以為一。」神人突破自我中心的局限，以開放的心靈，與宇宙萬物和諧交感而冥合一體。

神人的心態及其精神境界如此。這裡附帶還說到「無功」「孰弊弊焉以天下為事」，「孰肯分分然以物為事」，便是說「神人無功」。

### 三、寄沉痛於悠閒

本篇末了兩段，藉著和惠子的辯論，提出實用的問題來。莊子借大瓠大樹而寫出大用。暗指常人眼中認為無用的，莊子發現了它的大用。前一段「大瓠」之辯，喻常人不善於用大，後一段「大樗」之辯，說到無用之用這兩段，莊子有自寓的意思。往深一層看，莊子揚棄實用性的大傳統，並提不同的價值取向(value orientation)，這一層，意義重大。

#### 1. 不同的價值取向

惠子說大瓠無用，莊子批評他「拙於用大」，指出東西本身並非無用，只是由於使用者和使用方法的不同，因而它所發揮的功能與產生的效果也就有了很大的不同。莊子舉不龜手之藥為例，同樣一種藥有人用它來漂洗絲絮，其結果世世代代所得不過數金；有人用它來治療士兵凍裂的手腳，其結果大敗敵人而得到割地封賞。這就是由於「所用之異」，而產生如此懸殊的效果來。莊子因而譏評惠子「有蓬之心」，喻世人的封閉心靈，見小而不識大。

## 2. 寄沉痛於悠閒

惠子又以大樗為例，說莊子的言論「大而無用」，不為當世所採錄。莊子藉此對俗眾所汲汲於追求的社會價值提出反省性的批評，指出它不僅束縛精神發展，使自己的心靈矮小化，亦容易在這種追逐中，戕害了自己的性命。世間多少智巧的狸狌，奔走活動，卑身諂求以取功利，結果「中於機辟，死於罔罟」。我們讀任何一代的歷史，都是令人驚心動魄的，多少聰明才智，一個個被治者謀害，一群群被權者屠殺，只是為著求名爭利，為著求功爭位。莊子獨具慧眼，一眼透破世情，所謂「有用」，無非是被役用被奴用，不是被治者所役，便是為功名利祿所奴，身心不得自主，精神不得獨立。莊子徹底揚棄市場價值，另闢一番新天地，「無何有之鄉，廣莫之野，彷徨乎無為其側，逍遙乎寢臥其下，不夭斤斧，物無害者，無所可用，安所困苦哉！」莊子熱愛生命，不肯把它耗費在立功立名的市場價值上。他高情遠趣，創造一個遼闊的心靈世界，然而他的高超透脫，內心卻有其沉痛處，生當亂世，多少智士英傑死於非命，面對強橫權勢的侵人，為避「斤斧」之害，以求彷徨逍遙的心情，真可謂寄沉痛於悠閒了。

（引自《老莊新論》，中華書局（香港）有限公司，1991年4月初版）